

武松拜辭



歌嫂去京

評語元
武松
南兄弟
避是避
糖疑亦
得者處
之方

誰問來婦人曰：都是你不爭氣。今日武二我見他大雲，婦來安排酒與他吃，他便把言語來調戲我。武大曰：我兄弟不是這等。人武大來到武松房裡，叫二弟，我和你吃點心。武松只不做聲，依旧穿油膀靴，帶上毡笠，一直去了。武大來問老婆曰：我叫他不應，只顧走了，不知怎的那婦人罵曰：那廝沒臉兒，見你走出去，已定叫人来搬行李，你不要留他。武大曰：他搬去別人笑話。婦人曰：他來調戲我，到不吃別人笑話？若不與他搬去，還我一紙休書，只見武松引个土兵，迤來房裡收拾行李去了。武大正不知怎的，只得咄上不崇，不覺過了數日，知縣喚武松曰：我有一個親戚在東京，欲送一担禮物你去，走一遭，回來重賞你。武松曰：恩相差遠，遵首就去看。武大大喜，武松到武大家拜辭，哥嫂明日起程，說两个月，便回。我不在家，買賣每日送出早，婦有人欺負，你不要

武大妻失手

評語元
武大
依武松
之言亦
是好地



打西門慶

和人爭執，待我回來，自和他理論。又對嫂曰：嫂，是個精細的人，不必武松多說。常言云：表壯不如裏壯，豈不聞離半大不入那婦人？聽了面皮紅，指着武松說：我是一個不帶頭巾男子，你開言亂語，言罷跑下樓來。武松拜辭，武大不充眼中，隨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，又說曰：哥，便不得買賣也罷，只在家裡坐盤纏，短少小弟奉來，武松帶土兵回見知縣，已自藉籠卸裝，載車兒上同精兵押車，望東京去了。武大自從武松說了，每日只做五碗燒餅，出去賣。未晚，便歸閣上大門，那婦人看了，心內焦燥，指着武大罵曰：我到不曾見日頭，在半天，便把喪門閣了，被人笑耻。武大曰：由他笑我兄弟，說的是，省了是非。武松去了十數日，那婦人也和武大鬧了幾場，向後，惱了，不以為事。自此，那婦人等武大端時，先自收了簾子，閣上大門。一日，那婦人門前，來有一